

北京曲艺选

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编



北京出版社



北京曲艺选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

北 京 曲 艺 选

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3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805×1168 1/32 • 印张：7 10/16 • 插頁：2 • 字数：170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3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071 • 453

定价：(6) 0.73 元

800.007

写在《北京曲艺选》的前面

老舍

北京市文联編了一本《北京曲艺选》，嘱我說几句话，即贅数語如下：

此集所选作品是自1958年1月到1959年6月各报刊上发表过的。这就是說，它們都是大跃进中的新作品。百花齐放，給文艺創作开辟了广闊道路；大跃进，激动了創作热情。因此，曲艺之花开得更繁茂了。这一时期，到处歌唱着新曲艺。只要有两块竹板就唱起自編的快板来，及时地反映跃进现实；有时候写大字报也用快板形式。曲艺声势之大，前所未有的。

单說北京，就出現了很多新的曲艺作家，包括曲艺演員，和工、农、兵的一般的业余曲艺爱好者。他們写出了成千上万的曲艺作品。这些段子在現場演出，的确起了鼓舞干劲的作用，都对社会主义建設有所貢獻。我們应当向他們致敬！

这些作品，可以說百分之百都有政治热情。但是，它們能否成为保留节目，当然有待于群众的鑒定。一年半以来，它們已过了三关：报刊发表，有所选择；演員或业余爱好者的演出，又有选择与加工；最后，經過群众的欣賞与鑒定。过了这三关，較好的已初步肯定下来，不太好的已被淘汰。根据以上的情况，市文联又做了討論，才选定二十八篇，作为北京市曲艺作者向

建国十周年的献礼。

这本选集的作者都是居住和工作在北京的。此集所收的作品虽不很多，从形式上看，却有岔曲、单弦、群曲、山东快书、河南坠子、京韵大鼓、西河大鼓、鼓词、相声和新评书等等。从内容上看，有歌颂祖国的，有歌颂大跃进的，有表扬工、农、兵的，有写军民关系的，有写知识分子的，还有配合国际政治斗争的。因此，集子虽不算很大，但从形式与内容上看还不太单薄。

现在，简单地说说选用的作品：在大跃进的时代里，曲艺也在跃进。新评书的编写与上演的成功，就是1958年曲艺界的一件大事。选集里选录了一篇评书演员陶湘九改编的《杨子荣舌战小爐匠》。关于相声，选用的《昨天》与《英雄小八路》都是好作品。拿这些新相声与解放前的老段子比较一下，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上，都有很大的不同，实在是个跃进。从前，不少相声老段子不过是要耍贫嘴；现在呢，新的段子成了宣传教育的利器，语言鲜明，内容新颖，真是了不起的事！以言唱词，过去有不少公式化、概念化的段子，既无人物，语言又嫌贫乏。本集所选的十种不同形式的唱词，大都是政治性、故事性较强的作品。这也是个跃进。看一看单弦《礼拜天》、鼓词《纪瑞璋夜探金门》和山东快书《长空激战》，就足以证明。

在这二十八篇之外，还有不少同形式或同内容的较好的作品，可是选集既不要太大，就不能都选了进来，深感歉仄！

此集的编选，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。我希望在庆祝建国十五周年、二十周年的时候，我们能以更多更好的曲艺作品来献礼！新曲艺作者们，让我们一齐努力，继续不断地力争上游吧！

目 录

写在《北京曲艺选》前面老 舍(1)

昨天(相声)赵 忠 常宝华 鍾艺兵(1)

英雄小八路(相声)馬 季 趙世忠(12)

东风颂(相声)董鳳桐 李文貴(24)

神仙辞职(相声)老 舍(33)

杂談《空城計》(相声)侯宝林 董鳳桐 李文貴(40)

試驗田(相声)老 舍(53)

訪問杜勒斯(小相声)老 舍(62)

长空激战(山东快书)高元鈞 刘洪濱 刘学智(65)

关公夜走大王庄(山东快书)焦乃猷(81)

老將軍讓車(山东快书)焦乃猷(91)

夫妻換筐(山东快书)王貴甫(102)

师长帮厨(山东快书)高元鈞 刘洪濱 刘学智(114)

癩老何大显神通(山东快书)金受申(132)

青海好(数来宝)刘学智 徐乾学 刘洪濱(141)

推土机上传家信(西河大鼓)趙連甲(157)

- 開山坡 (河南墜子) 王洛貴 (165)
- 党的女儿向秀丽 (京韵大鼓) 許 多 (172)
- 紀瑞瑄夜探金門 (鼓詞) 冬 章 馬 銳 (178)
- 刘洪彭亮双杀敌 (鼓书) ... 刘田利 蔡連貴等改編 魯就整理 (187)
-
- 歌唱人民英雄紀念碑 (岔曲) 譚鳳元 張喜林 (196)
- 迎亲人胜利凱旋 (大岔曲) 北京曲艺团集体創作 (199)
- 礼拜天 (单弦) 許 多 (201)
- 双紅旗 (牌子曲) 王万芳 辛 原 (210)
- 藏族牧童扎克雄 (单弦) 文国华 (216)
- 八号僚机 (单弦) 陶 鈍 (224)
- 密云水庫春光好 (岔曲) 王 決 (228)
- 麦收乐 (群曲) 沈彭年 (230)
-
- 楊子荣舌战小爐匠 (北方評书) 陶湘九改編 (234)

昨 天 (相声)

赵 忠 常宝华 鍾艺兵

甲 老沒見啦！

乙 是啊。

甲 怎么不上我們家玩去？

乙 哪儿有時間呀！

甲 嗨，我大爷經常念道你。

乙 你大爷？

甲 你小时候还見過，忘啦？

乙 噢！那我上你們家去，怎么老沒看見？

甲 他一直在医院住着。

乙 那我得瞧瞧他老人家去，他得什么病？

甲 神經病。

乙 不去啦！到那儿我再挨頓打。

甲 現在治好啦！

乙 怎么得神經病啦？

甲 嗜！不能提！就在一九四八年，那时候還沒解放哪，我大爷、我大娘都在农村。

乙 噢，是农民。

甲 給地主扛长活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挨打受气，逼得我大爷

没办法，到北京找我爸爸来啦！

乙 噢！你们家生活怎么样？

甲 怎么样？那会儿，我爸爸、我媽，病了一对。

乙 那就得靠你喽！

甲 我那时候还小哪。

乙 那怎么办？

甲 就是当卖为生。后来当没当的，卖没卖的，我大爷又来啦！

乙 那你大爷找个事做吧。

甲 尽失业的，哪儿找去？

乙 那就借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。

甲 借？穷人哪儿有闊朋友？我们院里这几家街坊，你说跟誰借：东屋里，是个磨剪子的。

乙 那是不能借。

甲 南屋里倒是个买卖人。

乙 哎，可以跟他借点儿呀！

甲 买卖小点儿。

乙 干什么的？

甲 卖耳挖勺的。

乙 太小了！

甲 西屋里王科长，是个大学毕业生……

乙 哎，科长有钱哪！

甲 他是卖皇历的。

乙 科长卖皇历？

甲 他叫王克章。

乙 嗨！听这名字！

甲 我們那儿，唯一的財主就是房东老太太。

乙 跟她借俩錢吧！

甲 是啊！我大爷一去，她就知道啦，“怎么，用錢吧，甭着急，先給你十万花着，不够再来拿！”

乙 老太太真好！

甲 “可是五分利呀！”

乙 还要利錢哪！借十万，五千块錢利錢？

甲 每月五万。

乙 閻王賬啊！

甲 我大爷接过来一点，“嗯，房东，我借十万，你这是五万。”
“啊，对啦，我把这月利錢扣啦！”

乙 啊？这就扣啦？

甲 我大爷拿着錢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“这么大利錢，到时候我怎么还？”一轉身他又給送回去了。老太太一看，乐啦：“嗨，借錢还是借你这样的，刚把錢拿走，下月的利錢又送来啦！”

乙 啊！？

甲 我大爷一听：“啊！沒动地方，这十万块錢沒啦？”没办法，一咬牙，还是借了。王克章上我們屋去啦，“大爷，你怎么单找房东借錢，她儿子外名叫伏地皇上，誰惹得起？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倒是买了一輛洋車，拉了两天我就吐了血啦！大爷，你先拉我这車吧！”我大爷感激的不得了！

乙 真有好人哪！

甲 拉車也沒經驗呀！尽在胡同轉悠，一上午也沒拉上个座儿，肚子直叫唤，花五百块錢买了个窩头。

乙 五百块买个窩头？

甲 “金圓券”不值錢啊！這窩頭還舍不得吃，吃了半拉，那半拉攔在兜里。後來到了東交民巷，車剛往那儿一攔，警察過來啦，“這是你來的地方嗎？嗯，人家外國人坐汽車！還不走……”把棒子一舉，咔嚓一下，擋泥板打碎啦！我大爺抄起車把就跑。

乙 嗯，不跑非挨打不可。

甲 這時候天也黑了，一想家里人還沒吃飯呢。

乙 先買點兒面吧！

甲 找了個面鋪，把車往外邊一攔，把借的五萬塊錢拿出來，數了三斤面錢，進了面鋪，“掌柜的，你給約三斤面！”掌柜的一看，“你窮瘋啦？二斤面錢買三斤？”“我那是三斤的錢哪。”“漲價啦！”

乙 嚯！漲的真快！那就買二斤吧。

甲 “口袋哪？”口袋沒帶進來，他到車箱里拿出兩張紙，“給約二斤吧！”“二斤？一斤！”

乙 不是給的二斤錢嗎？

甲 又漲啦！

乙 拿紙這工夫，又漲啦？

甲 我大爺說：“怎么漲的这么快？”“甭廢話！買不買？不買還漲！”

乙 啊？！

甲 我大爺一想，買吧！不買，這倆錢，連打碗漿子也不夠啦！我大爺這手拿着錢，這手托着面，由面鋪出來，對面來個傷兵，架着拐，手里拿着葯瓶子，過來就撞！

乙 這是成心哪！

甲 把葯瓶子往地下一扔，叭！碎啦，“哎，怎么撞我？你看，

碎了不是！打針的葯水，美国进口的。”

乙 这不誠心詭人嘛！

甲 “你賠！”过来就搶錢。我大爷說：“老总，这，这錢可不能动……”“什么不能动，拿过来吧！”

乙 这叫什么伤兵！

甲 我大爷这哭啊！旁边有位搭碴儿啦：“老头，你認了吧！伤兵誰惹得起？你記住了，見了当兵的躲着走！”“唉！还有說理的地方嗎？！……”这句话刚出口，又过来一位，把我大爷嘴捂住了：“莫談国事！”

乙 啊！連話都不讓說啦？

甲 我大爷回头再一看……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洋車沒啦！

乙 你看这一天过的！

甲 我大爷当时往台阶上一坐，两眼发直，一句话也不言語啦。

乙 是心里难过。

甲 神经失常啦！

乙 哎哟，逼疯啦！

甲 那时候，咱也沒法治，只有流落街头。直到解放以后，軍管会的干部才把我大爷送到精神病院去。

乙 这么說病得不輕。

甲 什么都不知道啦！在医院里就怕見人，一見人病就更厉害。

乙 那是受刺激太深啦。

甲 医院想尽办法治疗。有一天脑子忽然清醒啦！“咳！我怎么

在这儿呢？不是讓伤兵把我打啦？噢！把我送医院来了？”

乙 这脑子很清醒呀！

甲 “这是多嘴的事情哪？昨天？”

乙 昨天？

甲 就是日子鬧不清啦！“大概是昨天！这么闊的医院，一天得花多少錢哪！”这时候护士送飯来啦。（学护士悄悄进屋的动作）

乙 这干嘛？

甲 他不是怕見人么！把飯擱在那儿，刚想往回走，我大爷說：“大夫，我好啦，該出去啦！”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了，高兴的就往外跑！呆会，院长、医生全来啦！院长說：“老大爷！你怎么不吃飯呀？”“啊！不吃，我这儿还剩半拉窩头呢！”

乙 还記着那窩头呢！

甲 “大夫，昨天誰把我送来的？”

乙 还昨天哪！

甲 全乐啦，院长說：“老大爷，不是昨天的事，你已經住了十年啦！”我大爷吓了一跳：“嗯？十年？”“啊！打針吃葯、針灸、电疗，中西医全給你看啦！”我大爷心說：“这是要敲竹杠啊！”

乙 敲竹杠？

甲 “大夫！我可不是有錢的人哪！”院长說：“老大爷，你放心吧！在这儿多休养几天，我們送你出院！”大伙全走啦。我大爷越想越納悶儿：“干脆，我走吧！”一个人就溜出来啦。

乙 哎哟！那还認家嗎？

甲 出了医院就是前門，一进前門，不敢走啦。

乙 怎么啦？

甲 “这是天安門嗎？”打那边过来个紅領巾，讓我大爷給叫住了：“哎，小少爷！”

乙 啊？小少爷？

甲 这是天安門嗎？“老爷爷，是天安門！”“这花园跟大楼是外国人盖的？”

乙 啊？外国人盖的？

甲 小孩說：“老爷爷，这是咱們自己盖的。”“自己？”小孩說：“是啊！你看，这是人民英雄紀念碑，紀念革命烈士的。”我大爷一听“革命”，可慌了，赶紧捂住小孩的嘴，“莫談国事！”

乙 还“莫談国事”呢！

甲 小孩也乐了，“老爷爷，咱們应该懂得国家大事……”“哎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”小孩行了个队礼，把我大爷吓了一跳，“再見！”“要打人是怎么着？！”

乙 瞎！这害什么怕呀！

甲 他一人出来了，把我們可急坏啦！

乙 怎么？

甲 医院給我們打了个电话，說他病好啦。我們租了一輛小汽車，到那儿，又說他一人跑出来啦！好，医院也找，我們也找。

乙 上哪儿找去？

甲 好找！他穿着睡衣出来的。到天安門，我一眼就看見啦，下車我就过去了，“大爷！你还認識我嗎？”“鉄蛋！”

乙 瞎！提小名儿干什么！

甲 “你，你是鉄蛋嗎？”我說：“我是鉄蛋啊！”“不对呀？这么一宿工夫长这么高啦？”

乙 沒听說過！

甲 我說：“咱們回家再說，你上車吧！”“啊？咱們坐汽車？”

乙 坐汽車也新鮮？

甲 過去哪兒坐過？我說：“快上車吧！”我給他推進去啦。他坐在那兒還直勁嘖咕：“咱們坐這玩意兒行嗎？”我說：“現在都可以坐汽車！”“都坐這個，那拉車的不就沒飯碗啦么？”

乙 還沒忘拉車哪！

甲 這時候司機搭了碴兒：“老大爺，過去我就是拉車的！”

乙 看看，人家都開汽車啦！

甲 我大爺越聽越納悶兒，汽車一直開到我們家門口，司機把我大爺攙下來，送進去啦。我大爺說：“謝謝你啊，兄弟！好，甭管我啦，留神車丟啦。”

乙 噫！那丟得了嘛！

甲 到了家，他不敢進去啦。

乙 不認識啦？

甲 解放以後，我們就搬到房東那屋去啦，三間北屋，又寬敞，又豁亮，屋裡一堂新家具。

乙 嗯，是變樣啦！

甲 我大爺看了半天，“咱上這兒來幹么呀？”我說“這是咱們的家呀！”“咱們家？”我說：“你忘啦？原來伏地皇上不就住這屋嗎？”我大爺一聽急啦：“噢，現在歸你啦？你說，你怎麼發的財？”

乙 這怎麼叫發財？！

甲 “我跟你說，咱可不能做壞事！”我說：“大爺，你還記着沒飯吃的時候哪？”“啊，那我怎麼不記得呀！……”

“那是多少年的事兒啦？”“不是昨天……”

乙 還昨天哪！

甲 我說：“大爷！你住医院已經十年啦！”“十年？二十年也不能变成这样啊！”我說：“这十年我一时半会也講不清，你說的那伏地皇上，已經被管制啦！”“啊？还有管着皇上的？”我說：“你看，我們一家人全有工作啦，我大娘在农村也入了敬老院，享福啦！”“享福？我做梦哪？”

乙 噱！真事儿么！

甲 我們正說着哪，王科长回来啦。“哎哟，大爷，出院啦？你还認識我么？”“唉，王科长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乙 怎么？

甲 “我把你洋車給丢了！”王科长也乐啦：“过去的事不談啦，現在不都挺好的么？你看我，我在建設局啦！”“噢，上那儿卖皇历去啦？”

乙 噱！

甲 我說：“現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啦！”王科长說：“帶着大爷上街看看吧！”我一想，“对！咱們街上玩玩！哎，你先把睡衣脫罗！”

乙 噢！还穿着睡衣哪！

甲 我說：“你帶着俩錢儿。”“噱，我帶錢干嘛？又花不着。”“你帶着点，方便！”“好，先給我两千块錢吧！”

乙 啊？两千！

甲 “你帶着这十块錢吧。”“十块錢？买个窩头还五百呢！”“你拿着吧，这不是过去那金圓券！”

乙 对啦，現在錢也值錢啦！

甲 到了王府井，刚要过馬路，揪着我就往回跑。“警察来啦！”我說：“这是人民警察！”“甭管什么警察，他帶着棒子哪！”

乙 噱，那是指揮汽車的。

甲 我說大爷，你看，警察攙着老太太，还給她拿着大包袱。

“嗯，那是他媽？”

乙 噫，人民警察对誰都那样！

甲 我們到了百貨大楼，我大爷一看：“哟，这么大买卖，怎么比瑞蚨祥还大呀？鉄蛋，这是什么祥呀？”我說：“这是百貨大楼！”“哪个东家开的？”我說：“这是咱們大家开的！”

乙 哎，全民的嘛！

甲 我說：“进去看看吧！”“嗯，进去要把咱轰出来呢？”

乙 噫！过去讓人轰怕了！

甲 我說：“你看，这么多人，跟咱們一样，沒人掏，进去吧！”这才进去了。进去一看，“哟，这么熱鬧啊！鉄蛋，把錢拿住了！”

乙 怎么啦？

甲 “留神讓人搶嘍！”我說：“你放心吧，沒有搶东西的啦！”到了二楼，我說：“給你买双鞋吧！”“天桥买去吧，这儿貴！”

乙 噫，哪儿都一个价！

甲 售貨員一听买鞋，拿过来六七双。我大爷說：“掌柜的，我們就买一双。”人家說：“不买也沒关系，你看看吧！”

乙 挑一挑嘛！

甲 我大爷試了一双，“嗯，这双合适。鉄蛋，給錢，快給錢！”

乙 忙什么呀！

甲 “一会儿涨价啦！”

乙 还怕涨价呢！

甲 买完鞋，我說：“你休息休息吧！”把他帶到休息室，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：“老大爷，你坐这儿吧！”我大爷坐那儿直嘖咕，掏出兜里的錢，“啊，在这儿呢！”